

谨以此作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

虎啸八年

温靖邦 著
花城出版社

云

横秦岭家何在
雪拥蓝关
马不前

虎啸八年

温靖邦 著
花城出版社

谨以此作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虎啸八年 (二)

温靖邦著.

—广州:花城出版社,2005.1

ISBN 7-5360-4438-0

I.虎...

II.温...

III.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4) 第 102561 号

策划编辑:孙虹

责任编辑:孙虹

技术编辑:薛伟民

平面设计:王越

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
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)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番禺新华印刷有限公司

(广州市番禺区市桥环城西路)

开 本 850×1168 毫米 32 开

印 张 17.625 1 插页

字 数 410,000 字

版 次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 6,000 册

书 号 ISBN 7-5360-4438-0/I·3548

定 价 31.8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目 录

- 第一章 西园寺淑子、邓文蕙先后在西安出现，这两个女人是人是鬼难以分辨。邓文仪感到惶惑不安 / 1
- 第二章 捉拿蒋介石的准备工作正暗地里秘密进行；蒋介石突然宣布张学良离开部队到中央供职，张学良大吃一惊 / 37
- 第三章 张学良指着自己的部属对杨虎城说：我的大将都在这里了！怎么样，把他们都抓起来，送交蒋委员长请功去吧 / 71
- 第四章 华清池的枪声，震惊中外。陈诚对张学良说：如果委员长遇害了，请你早一点枪毙我 / 103
- 第五章 阎锡山、宋哲元违悖盟约，对西安兵谏持不合作态度；张学良属下五十三军也产生了离心倾向 / 143
- 第六章 没有了蒋介石的南京，戏中有戏。戴传贤与何应钦结

成同盟，互相封官许愿 / 167

第七章 宋子文飞赴西安探视囚笼中的蒋介石。蒋介石托他转告宋美龄，决不能来西安，眼下这里是狼窝虎穴 / 201

第八章 戴笠自以为与张学良私交很好，自告奋勇追随宋美龄飞赴西安。临行前，爱看戏的母亲对他说：此行乃勤劳王事，光荣得很 / 235

第九章 周恩来失望地慨叹：张将军中《连环套》的毒太深；窦尔敦不仅摆队送黄天霸，还要去负荆请罪 / 261

第十章 宋子文对蒋介石气愤到了极点，当面骂他：你这个流氓，毫无绅士风度 / 285

第十一章 雪窦山中一条可恶的巨蟒吞食了一只幼虎；三只大虎前来复仇，追杀巨蟒不舍。蒋介石似乎从中悟到了什么 / 313

第十二章 东北军少壮派忠于张学良，而且比较亲共；致命的弱点是偏激、冲动、乏智，很容易被利用。一位日本红色间谍担忧地指出：法西斯间谍的视线已经投射到他们身上了…… / 339

第十三章 东北军少壮派夜闯中共代表团驻地，要求红军协助他们抗击中央军；继而派兵杀掉王以哲军长，引起

内部火并。西北前途一片迷茫 / 363

第十四章 土肥原百般诱惑吴佩孚出山组织政府；吴佩孚却提出：如果真要俺来收拾残局，那就给钱给枪，由俺出面招募一支三十万人的军队 / 395

第十五章 七月的南京，流火铄金，邓文仪跳进玄武湖消暑纳凉。竟与日军“业余间谍”西园寺淑子不期而遇 / 427

第十六章 宋哲元等二十九军将领一再对华北日军妥协退让，总以为和平可期；而远在南京的陈诚却比他们清醒得多，认为对华北日军的一切动向都须警惕 / 461

第十七章 宋哲元专列驶向北平途中，命运之神使他躲过了一次日本人的地雷谋杀。惊骇之余，他也没有完全抛弃和平幻想 / 479

第十八章 蒋介石愤慨地说：日本、苏俄实际上是把中国当作了战场，展开一场没有枪声的厮杀。既然中国成了牺牲品，苏俄总该给点补偿吧 / 507

第十九章 汤恩伯奉命率部到前线抗日，察哈尔省主席刘汝明怕他染指自己的地盘，拒绝汤部“假道”过境 / 529



第一章

西园寺淑子、邓文蕙先后在
西安出现，这两个女人是人
是鬼难以分辨。邓文仪感到
惶惑不安





晚上8点钟，邓文仪在一家咖啡馆与人分手出来，慢慢向下榻的紫宫饭店走去。路不远，往前走几十公尺，拐个弯就到。正在经过的这条街叫学道街，前清陕西省学道衙门所在地，所以有这个名称；现在却是商店林立，餐馆、咖啡馆、妓院、浴室一家紧挨一家，灯火辉煌，通街如同白昼。

忽然，见前面一位穿灰色毛呢大衣的女子好像妹妹邓文蕙。他愣了一下，又自嘲地笑了。像归像，毕竟不可能是。妹妹出国两年多了，最近半年多连一封信也没往家里寄过，家里发电报去她也没回复，怎么会在这大西北的古城出现？不会不会。

毕竟那背影确实有点像，禁不住多看了两眼。也许是疑心生暗鬼吧，竟越看越像。止不住心里一阵翻腾。决心弄个明白，不然今晚会老琢磨这个，睡不着觉。

这时，那个背影停在街边一辆小汽车旁，拉开车门，就要进去。

他急忙冒叫了一声文蕙。

不可思议的事发生了。

那女子显然听到了呼叫，条件反射般回头一瞥。正是妹妹文蕙。

更令他惊疑不解的事接踵而至。文蕙像躲避瘟疫般急忙把头转回去，迅速钻进车里。

车也就在人进去的那一刻开动了。

邓文仪追到时，只剩下汽车尾巴扔下的一团烟雾。

这是怎么回事？

文蕙竟然不在法国在这里！

她在这里干什么？

回国了为什么不告诉家里？

为什么明明见到了我这个当哥的却要逃避？

难道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？是和陈立夫幽会吗？

不会。

陈立夫在南京、上海，这个她一回国就应该知道。而且，半年多以前，她的感情就有了变化，认为陈立夫不和她结婚就是欺骗了她。一纸长信痛陈自己的省悟，痛骂陈立夫的薄幸。

一度对陈立夫痴迷至极的妹妹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大的变化？其契机是什么？邓文仪一无所知。

从欧洲回来不久的陈立夫似乎也有委屈有怨气，以为最初双方就约定不以婚姻为归宿，何乃相责之甚如此？

总之，从那时起，两人就恩断义绝了。

街上虽没下雪却积雪很深，夜晚的寒气砭肌透骨。

邓文仪在那里呆了很久。

他在西安还遇到了另外一件意外的事，西园寺淑子找到这里来了。

事前没有只言片语通知，也不知道她是什么时候进入中国的。

询问之下，她总是闪烁其词，或者一笑搪塞。淑子仿佛变了一个人。是成熟了，抑或老练了？很难一言以蔽之。

更叫他心绪烦乱的是见到淑子的第三天，陈立夫打了电话来。称根据中统东京情报站传回的讯息，西园寺淑子与他邓文仪的恋情早就被西园寺公望知道了。父亲对女儿几番申斥，几番教育，还给逼到明治天皇与当今天皇画像前罚跪整天。半年的折腾，淑子幡然悔悟，向父亲忏悔了自己在中国的所作所为，以及



回国后曾向邓文仪提供过上层的情报，决心对自己的过失进行纠正。淑子后来频频与军部人物来往，甚至还结交了一些情报部门的朋友。陈立夫告诫邓文仪，日本民族的军国主义意识根深蒂固，儿女私情与之相比只是大树下的一株小草而已。据悉她已来华，如果相遇，千万警惕，不可言及党国机密。

对陈立夫的话，他将信将疑。

邓文仪到西安的时候，蒋介石还在洛阳避寿；张学良也滞留洛阳与蒋介石就剿共与停止剿共的问题较劲。邓文仪不避大雪封冻来这里，是奉蒋介石的命令就近指挥西北地区的情报活动。不论是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统计局（中统）系统，还是复兴社和军委会双重领导的戴笠特务处（后来的军统），这段时期都得服从邓文仪的指挥。

共产党自从红军二、四方面军入陕与中央红军会师，究竟有多少人枪，苏联在多大程度上给予了支援，这些都必须搞清楚。邓文仪取得了第一手资料以后，对共产党当前的动向与底牌进行探究，再向陈立夫提供建议。邓文仪在莫斯科和中共有过接触，一直又是研究共产党问题的专家，这个任务交给他自然比交给戴笠合适得多。最初由宋子文指挥后来交给陈立夫负责的国共秘密谈判，由于蒋介石多次塞入苛刻条件，一再搁浅，现在差不多成了僵局。是让僵局继续发展下去，全面实行军事解决，还是剿抚兼施甚至停止围剿全面和谈，都得取决于邓文仪的情报和研究结论。

不料邓文仪在研究共产党问题的同时，发现张学良通共并非谣传，而是事实；甚至不是浅层次的接触，似已结成某种程度的联盟。

这就很危险了。

听晏道刚说，任随各种渠道的情报潮水般涌到委员长案头，

委员长也不相信张学良勾结共产党，以为至多不过是保存实力不愿剿共而已。

这就更危险了。

委员长的不经意与轻信，有可能给包藏祸心者留置不少机会，从而遇到不测，甚至遭到谋害。

他告诉晏道刚，他要马上去洛阳，手持情报去，痛陈一切，要求对张学良采取措施，把东北军调离陕北。

晏道刚摇头说不必去，几个小时前委员长与张学良登上火车，正在洛阳至西安的道上奔驰呢。

邓文仪大惊，在晏道刚的办公室里走来走去，不断地喃喃说：

“这可怎么办，这可怎么办……”

晏道刚瞧着他，视线被牵来牵去，脑袋也随着小幅度摆动。不禁皱了皱眉头，感到邓文仪把问题想严重了，担心得过头了。

“雪冰，你说张汉卿谋害委员长？不至于吧？我看还没闹到那一步！”

邓文仪停住足步，视线直逼晏道刚，说：

“晏参谋长，部下以为，如果情报可靠，张汉卿与共产党发生了深层次勾结，张、杨、共组成了某种秘密联盟，那么就什么都可能发生了！张汉卿背后有了靠山，加上公子哥脾气，不计后果，草率从事，缺乏深谋远虑，就有可能为人所不敢为！所以部下以为，委员长这个时候到西安，非常不安全，应该想办法阻止！”

晏道刚身材颀长，脸窄而瘦，脖子细长，整个形态像长颈鹿。此刻这位长颈鹿笑了笑，两手一摊，说：

“怎么阻止？火车奔驰不已，再有两个小时就到了！”

“发电报阻止呀！”

“你说得好轻巧！电报上怎么说？抽象地说这里有危险，叫



掉头回洛阳，委员长能听吗？以他那个爱面子的脾气，会当着张学良的面，为一份内容‘莫须有’的电报下令火车掉头开回洛阳去吗？要叫火车掉头回洛阳也不难，索性说西安发生了兵变，或者说张、杨部队设下埋伏张网以待。可是这谎报军情之罪谁来承担？那可是要杀头的呀！”

邓文仪颓丧地坐到沙发上，半天没话。

过了好一会儿，又站起来，问道：

“晏参谋长，西安城里我们中央系统的部队有多少？”

晏道刚瞥了他一下，说：“三个宪兵团。怎么啦？”

邓文仪说：“面对张、杨十七万人马是太少了，不过缓急之间也可以抵挡一阵！晏参谋长，你听我说，这三个团应该作好准备，紧紧跟随委员长——从下火车开始，要寸步不离！”

晏道刚哼了一声，嘲笑道：

“雪冰，你以为委员长会同意吗？洛阳那边樊崧甫有电报给我，说委员长为了表示相信张汉卿，只让蒋孝先带了十几名侍卫上火车！我们这里出动三个团去护卫，能不遭他的骂吗？”

邓文仪没辙了。呆想了半天，只好等蒋介石到了以后，找个机会向他痛陈利害。

下午3点半，杨虎城、邵力子、晏道刚率西安各机关官员驱车到潼关车站。邓文仪、曾扩情也在其间。

下午4时许，远远地听见火车的长鸣。过了一会儿，站在月台上的人们感觉到了足下地面的震动。

又过了一会儿，黑乎乎的车头进入了人们的视线。列车进站了。虽然速度缓慢，人们还是感觉到山岳般的威压逼过来，一个个不由自主地后退了几步。

与火车头紧挨着的车厢是厨房，第二节是机要室，第三节是五名卫士，第四节是两名副官，第五节是侍从室主任钱大钧，第

六节是蒋介石的办公室，第七节是蒋介石的卧室，第八节住着张学良，第九节是两名侍卫官，第十节是八名卫士；以下还有几节车厢空着，大约是必要时上卫兵吧。

车刚停稳，张学良就钻了出来。脸红筋胀，探头探脑，一下就看见接站的人群前面是杨虎城、邵力子、晏道刚。这三个人正在向他招手；便也举手打了招呼，跳下车来，迎过去。一一握手寒暄。然后说：

“委员长正在骂我，简直就像骂小孩一样，真让人受不了！你们快到他那里去吧，我到钱慕尹^①车厢去一下。”

杨虎城、邵力子、晏道刚一起登上列车，进入蒋介石的车厢。见蒋介石在那里走来走去，余怒未息的样子。大家向他道辛苦，他也没有搭理；也许还陷在某种不快的情绪里出不来，根本就没听见。

杨虎城垂着脑袋，邵力子、晏道刚面面相觑。

毕竟邵力子是亲信，资历也不浅，任何情况下都可以说话。上前一步，请示他，是再休息一会儿，还是现在就下去换乘汽车？华清池那边的住处已经安顿好了。

蒋介石停住脚步，瞥了一下邵力子，挥手说下车吧。领头咚咚咚下去了。

张学良在钱大钧车厢里诉说蒋介石如何不讲道理，如何不容别人分说，一味斥骂，实在是太过分了。

钱大钧和颜悦色，说委员长对亲近的人才会发脾气，只骂他心中认定的自己人，爱之深责之切嘛。

刚说了这么一句，副官就上来请他们下去，说委员长已经下车了。

① 钱大钧，字慕尹。



钱大钧拉起张学良的手，旋往外走旋继续劝慰。一前一后刚刚脚落地，见接站的人们已经各自上自己的车；蒋介石早就在小汽车里坐稳，邓文仪站在车窗外诉说什么。蒋介石挥了一下手似乎是叫邓文仪上车去说。

小汽车队前呼后拥地向华清池开去。前后是两辆卡车，满载张学良卫队；沿途岗哨不断，都是东北军士兵。

邓文仪坐在蒋介石身边。一个小小的少将居然紧挨着陆海空大元帅同坐一辆车，他好像一点也没有意识到这样的殊荣，只顾喋喋不休地在那里讲述自己手里的情报，描绘蒋介石可能遭遇的危险。

蒋介石没开腔，眯着眼睛似听非听。直到车抵华清池，停下来的时候，才说道：

“雪冰，你工作得很认真，也很辛苦，这个是……很好嘛！不过，有时候呀，再有价值的情报也抵不上透彻的了解。张汉卿不愿意剿共，不为别的，就因为损兵折将以后，企图保存实力；我们不要疑神疑鬼，把他想复杂了！为了保存实力，也许就和共产党有所接触，那也多半是虚与委蛇，以免共产党向他的部队进攻！对于他的这些事，刚才我在火车上已经斥责了他。至于……要说他会勾结共产党危害我，就像你说的，搞什么张、杨、共三位一体吧，我以为他做不出来！我了解他这个人。好了，雪冰，继续做你的工作吧！这几天有事多找钱主任禀报。”

见蒋介石这么说，邓文仪不好再说什么了，只好唯唯告退。打开车门下车，迅速跑到另一侧，把车门拉开，扶蒋介石出来。

蒋孝先迟到了两秒钟，感激地对邓文仪笑了一下，凑近前耳语般小声说：

“邓干事长，谢谢！”

邓文仪新近兼任了复兴社干事长，还很少有人知道，蒋孝先

第一个称呼这个新职务，显得很乖巧。

邓文仪拍了一下他的肩，笑了笑，也小声道：

“老弟，西安情况复杂，好好保卫委员长！”

蒋孝先肃然动容，不自觉立了一下正，说：

“邓干事长，请放心吧！”

蒋孝先见大员们簇拥着蒋介石往华清池走，赶紧追了上去。

钱大钧请大家到大客厅喝茶，委员长休息一下，再和大家共进晚餐。

蒋介石进了内室。刚在客厅坐下，邵力子就跟了进来。

“委员长，对不起，打搅您休息！我有事要向您禀报……”

蒋介石指了指斜对面的沙发，叫着他的表字说：

“仲辉，请坐下说吧！”

旋即吩咐副官，给邵主席沏茶。

邵力子沉吟了一下，说：

“东北军剿共屡屡失利，前线官兵畏共如虎，不愿意打仗；加上补给有时受到拖欠，损失的三个师也给取消了番号，少壮派军官对中央有很大误解。张副总司令面对这个情况，也很艰难。他不愿意剿共，甚至与共产党暗中有一些来往，也是事出有因的……”

蒋介石有点不耐烦，摆了摆手，说：

“你说的这个我知道，你只说你有什么高见吧！”

邵力子说了一声是。顿了顿，接着说：

“我是想说，省党部向中央报的材料，可能有一些是夸大其辞，对张汉卿也不无指责过苛之嫌！委员长明察秋毫，自然不会……受其影响！我想……”

“我说仲辉呀，”蒋介石越加不耐烦，打断他的话。“不用



绕弯子，自己人，有什么话请直说！”

邵力子又说了一声是。顿了顿，继续说：

“张汉卿刚才在火车站，脸色很不好看，十分颓丧的样子。我斗胆猜测，是不是受了委员长的训斥？我想，他没有把西北的事情做好，也许已经够痛苦了，只宜结以恩义，不宜督责过甚！我的这个蠢见，不知委员长以为然否？他在陕西有十二万人马，在河北还有万福麟的一个军，毕竟中央将来还要有所借重吧！”

蒋介石默然。好一会儿，才点了点头，说：

“你的话也不是没有道理，我会注意分寸的！不过，他和杨虎城老是这样拖下去，与共匪相安无事，也不是办法！你有没有什么好主意？”

邵力子说：“既然东北军口口声声要抗日，不妨就成全他们，调他们到察哈尔、绥远前线，让他们打日本人去！至于陕西，可以由中央军接防嘛！”

蒋介石摇了摇头，说：“中央军接防陕西这一步也许早晚会走，不过眼下尚早！不能让张、杨部队带着对共匪的好感离开陕西，单就这一点就是将来的隐患；得尽力促使他们去剿共——我是说认真剿共，而不是敷衍塞责！”

邵力子皱眉。顿了片刻，说：

“要让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继续在陕西剿共，也许难度很大。大部分官兵都有厌战情绪，纵然汉卿和虎城服从委员长的命令，也是力不从心！”

蒋介石冷笑两声。指了一下邵力子，说：

“仲辉兄，你是一位忠厚人，不要上了这两个人的当！谁不知道十七路军和东北军差不多就是杨虎城、张学良的私家军，他们往东边努一下嘴巴，部队不会往西边蹿。什么广大官兵的意愿，就是他们两个在背后作怪！在洛阳的时候，张汉卿就借口师、旅长们坚决不愿剿共，想要迫使我让步！我就告诉他，好